



東漢會要卷第二十四

奉議郎武學博士臣徐



職官六

宦官擅權

和帝永元四年竇憲兄弟專權帝以朝臣上下莫不附憲獨中常侍鉤盾令鄭眾不事豪黨遂與定議誅憲鄭眾遷大長秋帝策勲班賞眾每辭多受少帝由是賢之常與之議論政事宦官用權自此始矣十四矣初封大長秋鄭眾為鄴鄉侯眾與中常侍蔡倫等皆秉執豫政周章數進直言太后不能用

建光元年安帝以小黃門江京嘗迎帝於邸封為都鄉侯

李閏為雍鄉侯閏京與中常侍樊豐黃門令劉安鈞看令陳達等扇動內外競為侈虐司徒楊震連諫不從豐等遂共譖震收震大尉印綬遣歸本郡震飲醜而卒

延光二年秋九月江京樊豐等廢太子保為濟陰王明年帝崩太后定策立北鄉侯即皇帝位有司奏樊豐等互作威福皆下獄死冬十月少帝薨閭顯及江京劉安陳達等白太后秘不發喪而更召諸王子乃閉宮門屯兵自守十一月丁巳中黃門孫程等十九人共斬江京劉安陳達等迎濟陰王即皇帝位是為順帝封孫程等為列侯是為十九侯陽嘉二年夏六月洛陽宣德亭地拆李固對策曰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者以其

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執振天下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侯羊迪等無它功德初拜便真比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智閒雅者給事殿中上覽對以李固為第一宦者疾之詐為飛章以陷其罪固棄官歸威帝建和元年七月詔封中常侍劉廣等皆為列侯杜喬諫之書奏不省宦官唐衡左悺等共譖杜喬與李固以帝不堪奉漢祀帝怨之後梁冀誣李固杜喬與妖賊劉文等交通皆收繫死獄中

永興中朱穆為冀州刺史州有宦者三人以檄謁穆穆辭

不相見有官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僭為璵璠玉匣偶人
穆下郡案驗遂發墓剖棺陳尸出之而收其家屬帝聞大
怒召穆詣廷尉輸作左校太學書生劉陶等數千人詣闕
上書願黥首繫趾代穆校作帝乃赦之穆居家數年召拜
尚書穆既深疾宦官及在臺閣旦夕共事志欲除之乃上
疏曰案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者
自延平以來浸益貴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任天朝政
事一更其手權傾海內寵貴無極愚臣以為可悉罷省更
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帝不納後穆因
進見口復陳曰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
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熹太后以女

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闈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西宮自
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
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左右傳出良久乃趨而出
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之延熹二年六月帝召中常
侍單超徐璜小黃門史廣衡左悺黃門令具援等五人共
定議誅梁冀賞誅冀之功封單超徐璜具援左相唐衡皆
為列侯世謂之五侯又封尚書令尹勲等七人皆為亭侯
又封小黃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為鄉侯自是權執專歸宦
官矣五侯九貴縱傾動內外時災異數見白馬令李雲露
布上書移副三府曰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
行誅猶召家臣 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高祖聞

之得無見非孔子曰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
貨公行政化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省是帝欲不諦乎帝
游奏震怒逮雲送黃門北寺獄大鴻臚陳蕃上疏曰李雲
所言雖不識禁忌干上逆下其意歸於忠國而已管霸曰
李雲野澤愚儒出於賢不足加罪帝謂霸曰帝欲不諦
是何等語而常侍欲原之邪領使小黃門可其奏雲死獄
中於是嬖寵益橫十月以單超為車騎將軍是時封賞踰
制內寵猥盛陳蕃上疏曰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
錄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更爵尚書令黃雋先人之
絕封近習以非義授邑左右無以功傳賞帝頗采其言但
賜雋爵關內侯而封萬世南鄉侯帝從容問侍中爰延朕

何如主也對曰陛下為漢中主帝曰何以言之對曰尚書
令陳蕃任事則治中常侍黃門與政則亂是以知陛下可
與為善可與為非帝曰昔朱雲廷折欄檻今侍中面稱朕
違敬聞闕矣

三年春正月丙午新豐侯單超卒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為
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徐卧虎唐西墮通鑑考異云太子

所為不定也諸本兩或作雨謂其皆競起第宅以華侈相

尚其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兄弟姻戚宰州臨郡辜較
百姓民不堪命多為盜賊

八年春中常侍侯覽兄參為益州刺史殘暴貪婪累臧億
計太尉楊秉奏檻車召參參於道自殺閱其車重二百餘

西皆金銀錦帛乘因奏曰戾覽弟參貪殘元惡自取禍滅
覽不宜復見親近帝不得已近免覽官司隸校尉韓續因
奏左官罪惡及其兄太僕南戾稱請託州郡聚斂為姦賓
客散縱侵犯吏民官稱皆自殺續又奏中常侍具援兄沛
相臧罪召詣廷尉援詣獄謝上還東武戾印綬詔貶為都
鄉侯超及璜衡襲封者並降為鄉侯子弟分封者悉爵土
劉普等貶為關內侯尹勲等亦皆奪爵

李膺拜司隸校尉時小黃門張遜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
道畏膺威嚴逃還京師匿於兄家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吏
卒破柱取朔付雒陽獄受辭畢即殺之遜訴寃於帝帝召
膺詔以不先請便加誅之意對曰昔仲尼為魯司寇七日

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一旬私懼以稽留為愆不意
獲速疾之罪誠自知釁責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尅殄元
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帝無復言顧謂遜曰此汝弟之
罪司隸何愆乃遣出自此謂黃門常侍皆鞠射屏風休沐
不敢復出宮省帝怪問其故並叩頭泣曰畏李校尉

宛有富費張汎者

陳蕃傳作張汎謝承漢書作張汎通鑑考異從岑陸傳

與後宮有

親賂遺中官以此得顯位用執縱橫岑陸勸成璜收捕汎
等既而遇赦璜竟誅之後乃奏聞小黃門趙津貪橫放恣
為一縣巨患太原太守劉瓚使郡吏王允討捕亦於赦後
殺之於是中常侍戾覽使張汎妻上書訟寃官官因緣譖
訴璜瓚皆下獄有司承旨奏璜瓚罪當棄市山陽太守翟

超以郡人張儉為東部督郵侯覽家在防東殘暴百姓覽喪母還家大起塋冢儉舉奏覽罪而覽遮截章竟不上儉遂破覽冢宅籍沒資財具奏其狀徐璜兄子宣為下邳令暴虐尤甚嘗求故汝南太守李暉女不能得遂將吏卒至暉家載其女歸戲射殺之東海相汝南黃浮聞之收宣家屬無少長悉考之掾史以下固爭曰徐宣國賊今日殺之明日坐死足以瞑目矣即案宣罪棄市暴其尸於是宦官訴寃於帝帝大怒超浮並坐髡鉗輸作右校太尉陳蕃上疏曰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小黄門趙津大涓汎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劉瓚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而小人營惑聖

聽遂使必加刑謫已為過甚况令伏歐刀乎翟超黃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讎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云云帝不納宦官由此疾蕃彌甚選舉奏議輒以中詔譴卻長史已下多至抵罪猶以蕃名臣不敢加害平原襄楷詣闕上疏曰竊見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姦邪而陛下乃遠加考逮今黃門常侍天刑之人陛下受侍兼倍常寵係嗣未兆豈不為此書上即召入詔尚書問狀尚書承旨奏楷假借星宿造合私事誣上罔事請正楷罪法收送雒陽獄璜瓚徑死獄中岑暉逃竄獲免

靈帝建寧元年初竇太后之立也陳蕃有力焉及臨朝政無大小皆委於蕃蕃與竇武同心戮力以獎王往者壽王

之術已課不效旦誦之議不用元和詔書文備義者非羣臣議者所能變易太尉耽司徒隗司空訓以邕議効光晃不敬詔書勿治罪

論月食

太初曆推月食多失四分因太初法以河平癸巳為元施行五年永元元年天以七月後閏食術以八月其十二年正月十三日宗紺上書言今月十六日當月食而曆以二月至期如紺言太史令循上紺有益官用除符詔甲辰詔書以紺法施行五十六歲至本初元年天以十二月食曆以後年正月於是始差到熹平三年二十九年之中先曆食者十六事常山長史劉洪上作七曜術甲辰詔屬太史

部郎中劉固舍人馮恂等課效復作八元術固等作月食術並已相參固術與七曜術同月食所失皆以歲在己未當食四月恂術以三月官曆以五月太史上課到時施行中者丁巳詔書報可其四年紺孫誠上書言受紺法術當復改今年十二月當食而官曆以後年正月到期如言拜誠為舍人丙申詔書聽行誠法光和二年歲在己未三月五月皆陰太史令脩部舍人張恂等推計行度以為三月近四月遠誠以四月奏廢誠術施行恂術其三年誠兄整上書言去年三月不食當以四月史官廢誠術用恂不正術詔書下太常其詳案注記平議術之要效驗虛實太常就耽上選侍中韓說博士蔡較穀城門候劉洪右郎中

陳調於太常府覆校注記平議難問誠術未有差錯之謬
恂術未有獨中之異今宜施用誠術棄放恂術恂整誠各
復上書恂言不當施誠術整言不當復棄恂術為洪議所
侵事下永安臺覆實皆不如恂誠等言劾奏謾欺恂誠各
以二月 贖罪遂用洪等施行誠術光和二 年王漢上月
食注自 和元年到今年九九十三歲合百九十六食與
曆河平元年月錯以己己為元事下太史令 上言漢
所作注不與見食相應者二事以同為異者二十九事尚
書召穀城門候劉洪勅曰前即中馮光司徒掾陳晃各訟
曆故議即蔡邕共補續其志今洪 詣脩與漢相參推元
謂分考校月食審己己元年近有師法洪便從漢受不能

對洪上言推元漢己己 則考靈曜旃蒙之歲乙卯元也
與光是甲寅元相經緯於以追天作曆校三光之步今為
䟽濶甲寅己己前已施行效後格而已不用河平䟽闊史
官已廢之而漢以 事分爭殆非其意課又不近密其說
節數術家所共知無所采取遣漢歸鄉里

己上並
本志

論曆元

黃帝造曆元起辛卯而顓帝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

之屬成則傳金吾入武

爾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
之凶器聖人所謹舊制發
使而已符第合會取為大
重也間者發兵但用璽書
偽無由知覺愚以為軍旅尚
有重謹可立虎符以絕姦
國猶假兵符以解趙圍若無
事有頌而不可省費而不得

杜詩
傳

景秉等皆去符傳以屬固傳

廐令一人主乘與及廐中諸
約但置一廐後置左今廐廢
又有師苑皆令官主馬
輿皆省唯漢陽有流馬

馬於交趾得路越銅鼓乃鑄為
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
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

驥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
輿亦明相法子輿傳西河儀
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臣授
法考之於行事輒有驗效臣
視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
不可傳之於後孝武皇帝時
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
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韉中
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為
王有詔置於宣德殿下
銅馬相法曰水火欲分明
孔西間也上層欲急而方

里領下欲深下層欲緩牙
四百里牙劍鋒則千里目
助欲長莖薄欲厚而
欲深源長而本欲起

有司省減外廐及涼州

常所御者減半食

侍今且俱入勿過里舍也節直入省白帝曰陽球故酷暴
吏前三府奏當免官以九江微功復見擢用愆過之人不
宜使在司隸以騁毒虐帝乃徙球為衛尉時球見帝叩頭
曰臣前雖誅王甫段罔蓋狐狸小醜未足宣示天下願假

臣一月必令豺狼鴟梟各服其辜叩頭流血至於再三乃受拜於是曹節朱瑀等權執復盛

初司徒劉劭兄侍中儵與竇武同謀俱死永樂少府陳球說劭曰公出自宗室位登台鼎天下瞻望社稷鎮衛豈得雷同容容無遠而已今曹節等放縱為害而久在左右又公兄侍中受害節等今可表徙衛尉陽球為司隸校尉以次收節等誅之政出聖出天下太平可翹足而待也劭曰凶官多耳目恐事未會先受其禍尚書劉納曰為國棟梁傾危不持焉用彼相和劭許諾亦與陽球結謀球小妻程璜之女由是節等頗得聞知乃重賂璜且賚之璜懼迫以球謀告節因共白帝曰劭與劉納陳球交通書疏謀議不

軌帝大怒冬十月甲申劉劭陳球劉納陽球皆下獄死四年大長秋華容侯曹節卒中常侍趙忠代領大長秋中平五年夏五月故太傅陳蕃子逸與術士襄楷會於冀州刺史王芬 楷曰天文不利宦者黃門常侍真族滅矣逸喜芬曰若然者芬願驅除因與豪傑轉相招合言黑山賊攻劫却縣欲因以起兵會帝欲北狩河間舊宅芬等謀以兵徼劫誅諸常侍黃門因廢帝立合肥侯以其謀告議郎曹操曰夫廢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計輕重而行之者伊霍是也伊霍皆懷至忠之誠據宰輔之執因秉政之重同衆人之欲故能計從事立今諸君徒見曩者之易未覩當今之難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

危乎芬又呼華歆陶丘洪而定計洪欲行歆止之曰夫廢立大事伊霍之所難芬性疎而不武此必無成洪乃止會北方夜半有赤氣東西竟天太史上言北方有陰謀不宜北行帝乃止赦芬罷兵械而召之芬懼解印綬亡走至平原自殺

靈帝崩皇子辯即皇帝位年十四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封皇弟協為渤海王協年九歲以後將軍袁隗為太傅與大將軍何進參錄尚書事進既秉朝政忿諸宦官以袁氏累世貴寵而紹與從弟術皆為豪傑所歸信而用之復博召智謀之士何顯荀攸鄭泰等二十餘人以顯為北軍中侯攸為黃門侍郎泰為尚書與同腹心蹇碩疑不自

安與中常侍趙忠宋典等書曰大將軍兄弟秉國專朝今與天下黨人謀誅先帝左右掃滅我曹但以碩典禁兵故且沈吟今宜共閉上閣急捕誅之中常侍郭勝進同郡人也大事久變生復為竇氏矣進於是以前為司隸校尉假節專命擊斷從事中郎王允為河南尹紹使雒陽方略武吏司察宦者而促董卓等使馳驛上奏欲進兵平樂觀太后乃恐悉罷中常侍小黃門使還里舍唯留進素所私人以守省中諸常侍小黃門皆詣進謝罪唯所措置進謂曰天下匈匈正患諸君耳今董卓垂至諸君何不早各就國袁紹勸進便於此決之至于再三進不許紹又為書告諸州郡詐宣進意使捕案中官親屬進謀積日頗泄中官懼

而思變張遜子婦太后之妹也遜向子婦叩頭曰老臣得罪當與新婦俱歸私門唯受恩累世今當遠離宮殿情懷戀戀願復一入直得暫奉望太后陛下顏色然後退就溝壑死不恨矣子婦言於舞陽君入白太后乃詔諸常侍皆復入直八月戊辰進入長樂宮白太后請盡誅諸常侍中常侍張遜段珪相謂曰大將軍稱疾不臨喪不送葬今欲入省此意何為竇氏事竟復起邪遜使人潛聽其語乃率其黨數十人持兵竊自側闥入伏省中及進出因詐以太后詔召進入坐省閣遜等詰進曰天下憤憤亦非獨我曹罪也先帝嘗與太后不快幾至成敗我曹涕泣救解各出家財千萬為禮和悅上意但欲託卿門戶耳今乃欲

滅我曹種族不亦太甚乎於是尚方監渠穆拔劍斬進于嘉德 前遜珪等為詔以故太尉樊陵為司隸校尉少府為河南尹尚書得詔板疑之曰請大將軍出共

黃門以進頭擲與尚書曰何進謀反已伏誅矣進部曲將吳康張璋在外聞進被害欲引兵入宮閣閉虎賁中郎將袁術與康共斫攻之中黃門持兵守閣會日暮術因燒南宮青瑣門欲以脅出遜等入白太后言大將軍兵反燒宮攻尚書闥因將太后少帝及陳留王又劫省內官屬從複道走北宮尚書盧植執戈於門道窓下仰數段珪珪懼乃釋太后太后投閣得免袁紹與叔父隗矯詔召樊陵許相斬之紹及何苗引兵屯朱雀闕下捕得忠等斬之吳康等

素怨苗不與進同心而又疑其與宦官通謀乃令軍中曰殺大將軍者即車騎也吏士能為報讎乎士卒皆流涕曰願致死康遂引兵與董卓弟奉車都尉旻攻殺苗棄其屍於苑中紹遂閉北宮門勒兵捕諸宦者無少長皆殺之凡二千餘人或有不順而誤死者紹因進兵排宮或上端門屋以攻省內庚午張邈段珪等迫遂將帝與陳留王數十人步出穀門夜至小平津六璽不自隨公卿無得從者唯尚書盧植河南中部掾閔貢徂至河上貢厲聲責邈等且曰今不速死吾將殺汝因手劔斬數人邈等惶怖叉手再拜叩頭向帝辭曰臣等死陛下自愛遂投河而死董卓遂廢少帝又迫殺太后何氏遂亡而漢室亦自此敗亂

何進傳

范曄論曰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卧內受宣詔命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潜游離館故請奏机事多以官人主之至元帝之世史游為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它士至永平中始置負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閹官而已故鄭眾得

專謀禁中終除大憝遂享分士之封超登公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委用漸大而其員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佐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政而萬机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惺王爵口含天憲非復掖廷永巷之職閨媮房闈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威之策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或稱伊霍之勲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雖時有忠公而竟見排斥舉動回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

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若夫高冠長劔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虎南面臣人者蓋以十數府寺第館棊列於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綺霧縠之積盈仞珍臧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緹繡皆剝割萌黎競姿奢欲陷害明良專植黨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熏子以自銜達同敝相濟故其徒有繁敗國蠹政之事不可單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孛戮因復大考鉤党轉相誣染凡稱善士莫不離被災毒竇武何進位崇戚近乘九服之蹢怨恟羣英之甄力

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乎雖袁紹龔行
芟夷無餘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自曹騰訖梁冀竟立
昏弱魏武因之遂遷龜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
乎其然矣

東漢會要卷第二十四

東漢會要卷第二十五

奉議郎武學博士臣徐天麟

上進

職官七

黨錮始末

初成帝為蠡吾侯受學於其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為尚
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為之謠曰天下規
矩房伯武因師獲印用仲進譏揣二家賓客互相遂各植朋徒
漸成尤隙由是其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後汝
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暕
二部又為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
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囁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

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為其冠並與李膺陳璠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疆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又渤海公族進階扶風魏齊卿並危言深論不畏豪彊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履履到門時河內張成善說風 推占當赦教子殺人李膺為河南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諱其占成弟子牢脩因上書誣告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遂收執膺等其辭所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或有逃遁不獲皆重金求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明

年尚書霍諝城門校尉竇氏並表為請帝意稍解乃皆赦歸田里禁銅終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自是正有一廢放邪枉熾結海內希風之流遂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猶古之八元八凱也竇武劉淑陳蕃為三君君者書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明趙典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尹勲蔡衍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暉劉表陳翔孔昱范康檀敷翟超為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孝劉儒胡毋班秦周蕃嚮王章為八厨厨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又張儉鄉人朱並承望中當

侍覽意旨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置號共為部
黨圖為社稷以儉及檀彬褚鳳張肅薛蘭為禧魏元徐軋
為八俊田林張隱劉薛郁王訪劉祗宣靖公緒恭為八顧
朱楷田槃踈耽薛淳宋布唐龍羸咨宣襄為八及刻石立
碑共為部黨而儉為之魁靈帝詔刊章捕儉等大長秋曹
節因此諷有司奏捕前黨故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
府李膺司隸校尉朱寓隸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內太
守魏明山陽太守霍超任城相劉儒太尉掾范滂等百餘
人皆死獄中餘或先歿不及或亡命獲免自此諸為恕隙
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嘗
交關亦離禍毒其死徒者廢禁者六七百人熹平五年永

昌太守曹鸞上書大訟黨人言甚方切帝省奏人恕即詔
司隸益州檻車收鸞送槐里獄掠殺之於是又詔州郡更
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錮爰及五

屬傳序

延熹九年時逮捕黨人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
案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也豈
有罪名不章而致收掠者乎不肯乎書帝愈怒遂下膺等
於黃門北寺獄其辭所連及太僕潁川杜密御史中丞陳
翔及陳實范滂之徒二百餘人陳實曰吾不就獄眾無所
侍乃自往請囚范滂至獄獄吏謂曰凡坐繫者皆祭臯陶
滂曰臯陶古人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有罪祭

之何益衆人由此亦止陳蕃復上書極陳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策免之時黨人獄所染建者皆天下名賢度遼將軍皇甫規自以西州豪傑耻不得與乃自上言前薦故大司農張典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在校時大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為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杜密素與李膺名行相次時人謂之李杜故同時被繫

李膺等傳

永康元年陳蕃既免朝臣震栗莫敢復為黨人言者賈彪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入雒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魏郡霍譖等使訟之武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未聞善政近者姦臣牢脩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等逮考

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効驗膺等誠陛下稷萬伊呂之佐而虛為姦臣賊子之所誣枉惟陛下留神登省今臺閣近臣尚書朱寓荀緄劉祐魏明劉矩尹勲等皆國之正士朝之良佐尚書郎張陵媯皓苑康揚喬邊韶戴恢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羣才並列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植饕餮外典州郡內幹心膺宜以次貶黜信任忠良書奏霍譖亦為表請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范滂等皆三木囊頭暴於階下甫以次辨詰曰卿等更相拔舉迭為脣齒其意如何滂曰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黨古之脩善自求多福今之脩善身陷

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恣然為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李膺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以天時赦六月赦天下改元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

二年初李膺等雖廢錮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希之者唯恐不及更共相標榜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請下州郡考治是時上年十四問節等四何以為鉤黨對鉤黨者即黨人也上曰黨人何用為惡而欲誅之耶對曰皆相舉羣輩欲為不軌上曰不軌欲如何對曰欲圖社稷上乃可其奏或謂李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詰

詔獄考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侍御史景毅子顧為膺門徒未有錄不及於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汝南督郵吳導受詔捕范滂至征羗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一縣不知所為滂聞之曰必為我也即自詣獄縣令郭楫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為在此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思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其子曰吾欲使汝為惡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九黨人死

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邊天下豪傑及儒學有行義者官宦一切指為黨人其死徒廢者又六七百人

光和二年上祿長和海上言禮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疎末而今黨人錮及五族既乖典訓之文謬經常之法帝覽而悟之黨人錮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黨錮傳

中平元年黃巾賊張角起帝召羣臣會議北地太守皇甫嵩以為宜解黨禁止問計於中常侍呂強強對曰黨錮久積惡憤若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為變滋大悔之無救帝懼而從之乃赦天下黨人還諸徙者唯張角不赦其後黃中遂盛朝野崩離綱紀文章黨然矣凡黨事始於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

善士上

范曄序曰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言嗜惡之本同而遷染之塗也異夫刻意則行不肆索物則其志流是以聖人導人理性裁抑宕佚謹其所與節其所偏雖情品萬區質文異數至於陶物振俗其道一也叔末澆訛王道陵闕而猶假任以效已憑義以濟功舉中於理則疆梁褻氣片言違正則廝臺解情蓋前哲之遺塵有足求者霸德既衰徂詐萌起疆者以決勝為雄弱者以詐劣受屈至有畫半策而縮萬金開一說而錫深瑞或起徒步而仕執珪解草衣以升卿相士之飾巧馳辯以要能鈞利者不期而景從矣自是愛尚相奪與時回變其風不可留其蔽不能反

及漢祖杖劍武夫敦興憲令寬賒文禮簡闊緒餘四豪之
烈人懷陵上之心輕死重氣怨惠必讎令行私庭權移匹
庶任俠之方成其俗矣自武帝以後崇尚儒學懷經協術
所在霧會至有石渠分爭之論黨同伐異之說守文之徒
盛於時矣至王莽專偽終於篡國志義之流耻見纓紼遂
乃榮華丘壑其足枯槁雖中興在運漢德重開而保身懷
方彌相慕襲去就之節重於時矣建威靈之間主荒政謬
國命委於門寺士子羞與偽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
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覈公卿裁量執政婞直之風於
斯行矣夫上好則下必甚矯枉故直必甚矯枉故直必過
其理然矣若范滂張儉之徒清心忌惡終陷黨議不其然

乎

恩賜

祭戟

杜詩傳又郭躬傳云漢制祭戟即為斧鉞

駁犀具劍佩刀紫艾綬玉玦各一馮石

凡杖車馬衣一襲絮五百斤車茂

冠幘履靴衣一襲魯丕

三公之服黼冕旒荊州刺史郭賀

虎賁旋頭鍾虞之樂東海王彊

秘書列仙圖道術秘方東平王蒼

劍帶佩刀虞延

乘輿七尺佩劍馮異

肅宗賜尚書寶劔韓稜楚龍淵卻壽蜀漢文陳寵濟南推
成朝稜傳

御衣及綬稟食公車 丁鴻

明帝賜尚書以下朝夕餐給惟被皂袍及侍史二人 鍾離意傳

威帝賜梁冀入朝不趨劔履上殿贊謁不名

臘賜 臘賜大將軍三公錢各二十萬牛肉二百斤梗米二百斛持進侯十五萬枝尉五萬尚書三萬侍中將大夫各二萬千石六百石各七千虎賁羽林郎二人共三千以為祀門戶直也上漢官儀見何敞傳注

常賜

錢帛

衣服

衣冠

安車

駟馬

什器

帷帳

養牛酒

羊酒

休沐

張禹為太傅錄尚書事五日一歸府

竇氏敗韓稜典案其事深竟黨與數月不休沐 韓稜傳

致仕

尚書鄭均以病乞骸骨拜議即告歸因稱病篤帝賜以衣冠詔告廬江太守東平相曰議即鄭均前在機密以病致仕賜穀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賜羊酒明年賜尚書祿以終其身太尉鄧彪以疾乞骸骨元和元年賜策罷贈錢三十萬在所以二千石奉終其身又詔太常四時致宗廟之胙河南尹遣丞存問常以八月旦奉羊酒
司馬均為侍中以老病乞身和帝賜以大夫祿歸鄉里 費

達傳

劉愷為司徒稱病上者致仕有詔優許焉加賜錢二十萬以千石祿歸養河南尹常以歲八月致羊酒

鬻官

安帝永初三年三公以國用不足奏令吏人入錢穀得為關內侯虎賁羽林郎五大夫官府吏緹騎營士各有差紀

威帝延熹五年占賣關內侯虎賁羽林緹騎營士五大夫錢各有差

靈帝光和元年初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山陽公載紀曰時賣官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於西園立

事以貯之

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

中平四年賣關內侯假金印紫綬傳世入錢五百萬六年帝欲以羊續為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中使者之名為左騶其所之往輒迎致禮敬厚加贈賂續乃坐使人於單席舉緼袍以示之曰臣之所資唯斯而已左騶白之帝不悅以此故不登公位羊續傳

靈帝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黃綬各有差其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到官而後倍輸或因常侍阿保別自通達是時段熲樊陵張溫等雖有功勤名譽然皆先輸貨財而後登公位崔烈時因傳母入錢五百萬得為司徒

及拜曰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謂親倖者曰悔不小靳可至千萬程夫人於傍應曰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反不知妹邪烈於是聲譽衰減久之不自安從容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何知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不謂為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為然也鈞曰論者嫌其錮臭崔烈傳

劉陶為京兆尹到職當出脩宮錢直千萬

時拜職名當出買官之錢謂之

脩宮錢也陶既清貧而耻以錢買職稱疾不聽政帝宿重陶才

原其罪也

本傳

卹典贈官

吳漢薨發北軍五校輕車介士送葬如大將軍霍光故事

耿秉卒賜以朱棺玉衣將作大匠穿家假鼓吹五營騎士三百餘人送葬

祭遵薨祠以太牢司農給費

永平元年東海王彊薨遣司空馮魴持節視喪事賜升龍旄頭鑿輅龍旂紀

梁竦改殯賜東園畫棺玉匣衣衾建營陵旁

梁商薨帝親臨喪賜以東園朱之器銀鏤黃腸玉匣什物三十八種錢二百萬布三千疋及葬賜輕車介士太傅胡

廣薨使五軍中郎將持節奉策贈太傅安樂鄉侯印綬給東園梓器謁者護喪賜冢塋于原陵並本傳

司空袁逢卒賜以珠畫特詔秘器飯含珠玉二十六品使

五官中郎將本策賜以車騎將軍印綬加號特進 袁安傳

太尉袁湯薨追贈特進 袁宏傳

司空楊薨天素服三日不臨朝贈東園梓器椹服賜錢三

百萬布五百疋使左中郎將郭儀持節追位特進贈司空

驃騎將軍印綬及葬又使侍御史持蘭臺令史十人發羽

林騎輕車介士前後部鼓吹又勅驃騎將軍官屬司空法

駕送至舊塋蓋勳卒賜東園秘器贈椹送之如禮 並本傳

舊典二十石卒官賻百萬 羊續傳

袁夢麟曰漢自三公薨或追爵或賜謚或贈之印綬以

示褒寵之恩未有以官追贈者至於印綬亦不過即其

生之官爵以贈之焉翟方進薨贈以丞相高陵侯印綬

孔光薨贈以丞相博山侯印綬此皆即其生之官爵以

贈之而已世祖中興鮮以印綬褒寵功臣獨祭遵薨博

士范升上疏追頌遵功德贈以將軍侯印綬亦不過即

其生之官爵以贈之無加於舊典也逮咸靈之世劉寬

以太尉薨袁逢以司空薨皆贈車騎將軍印綬加號特

進以至朱穆卒以尚書而追贈益州太守悉非先朝舊

典至於後世大臣有加贈之恩蓋出諸此

官制雜錄

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來乃悉用宦者 朱穆傳

舊制九五尚書令一郡二人 伏湛傳

舊制尚書郎限滿補縣長令史丞尉鄭弘奏請使郎補千

石令吏為長帝從其議

弘傳

舊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執

楊秉傳

舊典中官子弟不得為故人職

馮緄傳

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

李固傳

漢法免罷守令自非詔召不得妄到京師

蘇不韋傳

袁敞子漏洩省中語策免敞

敞傳

九卿有疾使者臨問加賜錢布

陳忠傳
紀作錢帛

元和元年十二月除諸禁固不得任者令得任

袁紀

明帝時政事嚴峻九卿皆鞭杖左雄上言曰九卿位亞三

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王之節動有庠序之儀加以鞭杖誠

非古典順帝即除之

袁紀
鞭杖作搯撲

東漢會要卷第二十六

奉議郎武學博士臣徐天麟上進

選舉上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

建武六年十月詔曰吾德薄不明寇賊為害疆弱相陵元
元失所永念厥咎內疚於心其勅公卿舉賢良方正各一
人

七年四月詔曰比陰陽錯謬日月薄食百姓有過在予一
人公卿司隸州牧舉賢良方正各一人遣詣公車朕將覽
試焉

章帝建初元年三月詔曰朕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慄慄

不敢荒寧而災異仍見與政相應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
選舉乖實俗吏傷人官職耗亂刑罰不中可不憂與昔仲
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賢才問以
得人明政無大小以得人為本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
刺史守相不明貞偽茂才孝廉歲以百數既非能顯而當
授之政事甚無謂也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劓故不繫
閹閱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政有異迹文質
彬彬朕甚嘉之其令大儔三公中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
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五年二月朔曰有食之詔公卿已下其舉直言極諫能指
朕過失者各一人遣詣公車將親覽問焉其以巖穴為先
勿取浮華

和帝永元六年三月詔曰陰陽不和水旱遘度思得忠良
之士以輔朕之不逮其令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內郡守
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昭巖六披幽遣詣
公車朕將悉聽焉帝乃親臨策問選補郎吏

安帝永初元年三月日有食之詔公卿內外衆官郡國守
舉相賢良方正有道德之士明正術達古今能直言極諫
者各一人五年三月詔曰朕以不明統理失中思得忠良
正直之人以輔不逮其令三公特進侯中二千石郡守諸
侯相舉賢良方正有道術達於政化能直言極諫之士各
一人及至孝與衆卓異者拜遣詣公車朕將親覽焉

順帝即位詔公卿郡守國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漢安元年二月詔大將軍公卿舉賢良方正能探賾索隱者各一人

冲帝即位詔三公特進侯卿校尉舉賢良方正幽逸脩道之士各一人

威帝建和元年四月京師地震詔大將軍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三年六月詔大將軍三公特進侯其與卿校尉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永興二年二月京師地震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能直

言極諫者各一人

延熹八年正月日有食之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永康元年五月詔公卿校尉舉賢良方正

並紀

博士弟子 甲乙科

光武中興先訪儒雅四方學士雲會京師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為建武五年乃脩起太學稽式古典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它乎其中肅宗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嵩第為講郎給事近署

儒林傳序

和帝永元十四年司空徐防以五經久遠聖意難明宜為章句以悟後學上疏曰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

句始於子夏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漢承亂秦經典廢紀本文畧存或無章句收拾缺遺建立明經博召儒術開置太學孔聖既遠微旨將紀故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之科以勉勸學者所以示人好惡改敬就善者也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脩家法私相容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輒興諍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不依章句妄作穿鑿以遵師為非義意說為得理輕侮道術寢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臣以為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代皆正以為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詔書下公卿皆從防

言

順帝陽嘉元年試明經下第者補弟子增甲乙科員十人

本記案前書儒林傳成帝末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郎中乙科二十人為太子舍人丙科二十人補掌故東京因仍舊制今更增各十人也

質帝本初元年令郡國舉明經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詣太學自大將軍至六百石皆遺子受業歲滿課試以高第五人補郎中次五人太子舍人又千石六百石四府掾屬三署郎四姓小侯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其高第者上名牒以次賞進紀

靈帝熹平五年試太學生年六十以上百餘人除郎中太子舍人至王家郎郡國文學吏紀

孝廉 廉郡

郡太守舉孝廉郡口二十萬舉一人 百官志

故事尚書郎以令史久次補之光武始用孝廉為尚書郎

建武十二年詔公舉廉吏各二人光祿歲察廉吏三人中

二千石歲察廉吏各一人廷尉大司農各二人將兵將軍

歲廉吏各二名

百官志注

章建初元年初舉孝廉郎中寬博有謀任典城者以補相

和帝時大郡口六十萬舉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萬并有蠻夷者亦舉二人以為不均下公卿會議丁鴻與司空劉

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皆品蠻夷錯雜不得為數自今郡國率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帝從之 丁鴻傳

永元七年四月詔曰舊典因孝廉之舉以求人有司詳許官寬博有謀才任典城者三十人既而悉以所選郎出補守十三年詔緣邊郡口十萬以上舉孝廉一人不滿十萬二歲舉一人五萬以下三歲舉一人

安帝元初六年詔光祿勳與中郎將選孝廉郎寬博有謀清白行高者五十人補令長丞尉

延光二年八月初令三著郎通達經術任牧民者視事三

歲以上皆得察舉

順帝即位令郡國守相視事未滿歲者一切得舉孝廉吏
並紀

陽嘉元年左雄上言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疆仕請自今
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
吏課牋奏副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
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自不可拘年齒帝從
之胡廣郭虔史敞上書駁之曰凡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
竒之策不出經學正阿之政非必章奏甘竒顯用年爭疆
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前世以來共舉之制莫或回革今
以一臣之言刻戾舊章便利未明衆心不矯枉變常政之

所重而不訪台司不謀卿士若事下之後議者剝異異之
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臣愚以為可宣下百官參
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詳采厥衷帝不從辛卯初令郡國
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牋奏乃得

應選

其有異行若顏淵子竒不拘年齒久之廣陵所舉孝廉徐

淑年未四十臺郎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顏淵子竒不拘
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克選即不能屈左雄詰之曰若顏或

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耶淑無以對乃罷却之

左雄等傳

閏月丁亥令諸以詔除為即年四十以上課試如孝廉科
者得參廉選歲舉一人

紀

左雄前議舉吏先試之於公府又覆之於端門尚書張盛

奏除此科黃瓊復上言覆試之作將以澄清洗濁覆實虛
濫不宜改革帝乃止

黃瓊傳

二年張衡言自初舉孝廉迄今二百歲矣皆先孝行行有
餘力始學文法辛卯詔書以能章句奏案為限雖有至孝
猶不應科此棄本而取末曾子長於孝然實魯鈍文學不
若游夏政事不若冉季今欲使一人兼之苟外有可觀內
必有闕則違選舉孝廉之志矣

張衡傳

漢安元年尚書令黃瓊以前左雄所止孝廉之選專用儒
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
為四科帝從之

黃瓊傳

威帝即位詔曰孝廉廉吏皆當典城牧民禁姦舉善興化

之本常必由之詔書連下分明懇惻而在所翫習遂至怠
慢選舉乖錯害及元元頃雖頗繩正猶未懲改方今淮夷
未殄軍師屢出百姓疵悴困於調發庶望羣惠我勞民蠲
滌貪穢以析休祥其令秩滿百戶十歲以上有殊才異行
乃得參臧選吏子孫不得察舉杜絕邪偽請託之原令廉
白守道者得信其操各明守所司將觀厥後

紀

李固傳

臣天麟按孝廉之舉始自西都嘗攷元朔詔書云深詔
執事興廉舉孝令或至闔郡不薦一人其與中二千石
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議曰不舉孝不奉詔當
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詳觀此文則孝之與

廉當是各為一科故蕭望之薛宣黃霸張敞等皆以察廉補長丞獨王吉京房師丹孟熹皆以舉孝廉為郎劉輔舉孝廉為襄賁令至東都則合為一科矣西都止從郡國奏舉未有試文之事至東都則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無異於後世科舉之法矣西都未始限年至東都則年四十以上始得察舉矣黃瓊言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選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為四科則知當時雖以孝廉名科而未嘗責其孝行廉隅之實是又失設科之本意也雖然漢世諸科雖以賢良方正為至重而得人之盛則莫如孝廉斯亦後世之所不能及

至孝

安帝永初五年舉至孝與眾卓異者

紀下同

咸帝建和元年詔大將軍公卿郡國舉至孝篤行之士各

一人

崔寔傳作至孝獨行

延熹九年詔公卿校尉郡國舉至孝

獻帝建安五年詔三公舉至孝二人九卿校尉郡國守相各一人皆上封事靡所諱

臣天麟按荀爽傳太常趙典舉爽至孝對策陳便宜靈帝詔舉有道之士而謝弼陳淳公孫度俱對策除郎中由是觀之漢世諸科皆有制策有司因以定其科第之等也

有道

安帝建光元年四月己巳令公卿特進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有道之士各一人紀

安帝詔舉有道公卿百僚各上封事陳忠上疏言嘉謀異策宜輒納用若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垂省覽以廣直言之路書御有詔拜有道高第事沛國施言為侍中陳忠傳

靈帝建寧元年詔郡國守相舉有道之士各一人紀

建寧二年舉有道之士謝弼與東海陳淳元菟公孫度俱對策皆除郎中

淳厚質直

安帝元初元年詔三公特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

舉淳厚質直者各一人

仁賢

中興以後復增淳朴有道仁賢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淳厚

之屬

左雄傳論

鄧太后納樊準言屢舉方正淳朴仁賢之士樊準傳

茂才四行

舊制光祿舉三署郎以高功次才德尤異者為茂才四行黃琬傳

光祿舉四行

吳祐傳四行淳厚質朴謙遜節儉也

建武十二年詔三公舉茂才各一人光祿勳歲舉茂才四行各一人監察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才一人

漢官日錄見百官志

注

鮑永舉秀才不應

本傳按茂才西都本云秀才避光武諱改茂才

章帝建初元年詔曰茂才孝廉歲以百數紀

明經

章帝建初八年詔曰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爭疑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絕非所以重稽古求道也其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

元和二年令郡國上明經者口十萬以上五人不滿十萬三人

安帝延光二年詔選三著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書毛詩

穀梁春秋各一人

順帝陽嘉元年以太學新成試明經下第者補弟子增甲

乙科員各十人

質帝本初元年令郡國舉明經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詣太學自大將軍至六百石皆遣子受業歲滿課試以高第五人補郎中次五人太子舍人又千石六百石四府掾屬三著郎四姓小侯先能通經者各令隨家法其高第者上名牒當以次賞進

靈帝光和三年六月詔公卿舉能通尚書毛詩左氏穀梁春秋各一人悉除議郎並紀

計偕

明帝永平九年令司隸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長吏視事
三歲已上理狀尤異者各一人與計偕上所舉之人令與計吏偕上
安帝永初二年詔王主官屬墨綬下至郎謁者其經明任
博士居鄉里有廉清孝順之稱國相歲移名與計偕上尚
書公府通調令得外補並紀

將帥

永初五年七月詔三公特進九卿校尉舉列將子孫明曉
戰陳任將帥者

建光元年十一月詔三公特進侯校尉舉武猛堪將帥者
各五人並紀

永和三年令大將軍三公舉故刺史二千石及見令長郎

謁者四府掾屬剛毅武猛謀謨任將帥者各二人特進卿
校尉各一人左雄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任將帥直嘗坐臧
受罪周舉以此劾奏雄雄曰詔書使我選武猛不使我選
清高舉日詔書使郡選武猛不使郡選貪汙也本傳

漢安元年十一月詔大將軍三公選武猛試用者有效驗
任為將校者各一人

靈帝中本元年舉列將子孫及吏民有明戰陳之略者詣
公車並紀

耆儒

順帝陽嘉元年除郡國耆儒九十人補郎舍人紀下

二年除京師耆儒年六十以上四十八人補郎舍人及諸

王國郎

永初二年詔公卿舉儒術篤學者大將軍鄧騭舉魯丕魯丕傳

獻帝初平四年試儒生四十餘人上第四位郎中次太子舍人下第者罷之詔曰孔子歎學之不講不講則所識曰忘今者儒年踰六十去離本上營求資糧不得專業結童入學白首空歸左雄奏召海內名儒為博士使公卿子弟為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庶河南趙建章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並奏童子郎左雄傳任延年十二為諸生顯名大學中號為任聖童張堪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

杜安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杜根傳

黃香年十二博學經典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下黃童

任子公孫

安帝建光元年以公卿校尉尚書子弟一人為郎舍人紀本以父任為郎

桓郁 桓焉 周勰

景秉 馬廖 宋均

以父任為太子舍人

黃瓊 袁敞

黃瓊為司徒琬以公孫拜童子郎

臧洪以父功拜童子郎

延熹中官官方熾任人及子弟為官布滿州縣

楊秉傳

東漢會要卷第二十六

東漢會要卷第二十七

奉議郎武學博士臣徐天麟

選舉下

公府選舉

舉能案劇

衛蠅傳建武二年辟大司使府舉徒案劇除侍御史

建五十二年詔三公舉茂才各一人廉吏各二人

百官志注

世祖詔方今選舉賢佞朱紫錯用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脩經中博士三曰明達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感明足以決才任三輔令皆有者悌廉公之行自今以後審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茂才尤異孝廉之

吏務盡實覈選擇英俊賢行廉潔平端於縣邑務授試以職有非其人不習官事書疏不端正不如詔書有司奏罪

名并正舉者

漢官儀見百官志注和紀永元五年注又作建初八年詔未知執事

安帝永初二年九月詔王主官屬墨綬下至郎謁者其經明任博士居鄉里有廉清孝順之稱才任理人者國相歲移名與計偕上尚書公府通調令得外輔元初六年二月詔三府選舉屬高第能惠利牧養者五人並本紀

安帝時二府任輕陳忠上疏曰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殊賞一由尚書尚書見任重於三公陳忠傳

順帝陽嘉元年十二月詔曰問者以來吏政不勤故災咎屢臻盜賊多有退省所由皆以選舉不實官非其人是以

天心未得人情多怨書歌股肱詩刺三事今刺史二千石之選歸任三司其簡叙先後情數高下歲月之次文武之宜務存厥裏紀

二年郎顛上疏曰今選舉牧守委任三府長吏不良既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書奏帝復使對尚書顛對曰今選舉皆歸三司非有周召之才而當則哲之重每有選用輒參之掾屬公府門卷賓客填集送去迎來財貨無已其當遷者競相薦謁各遣子弟克塞道路開長姦門興致浮為非所謂率由舊章也尚書職在機衡宮禁嚴密私曲之意羗不得通偏黨之恩或無所用選舉之任不如還在機密臣誠愚戇不知折中斯固遠迎之論當今之宜郎

四年大尉施延以選舉貪污免袁紀

舊任三府選令史光祿試尚書即時皆特拜不復選試李固與吳雄上疏言選舉補置可歸有司帝感其言自是稀復特拜切責三公明加考察朝廷稱善李固傳

威帝時陳蕃上言官失其人則王道有缺陛下宜採求得失擇從忠善尺一選舉委尚書三公豈不幸甚傳

靈帝時呂強上言舊典選舉委任三府三府有選參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受試任用責以成功若無可察然後付之尚書舉劾請下廷尉覆案虛實行其誅罰今但任尚書或復勅用如是三公得免選舉之負尚書亦復不坐

責賞無歸豈肯空自勞苦乎官者傳

初朝廷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西州人士不得相對監臨至是復有三互法禁忌轉密選用艱難蔡邕上疏幽冀舊壤闕職經時而三府選舉踰月不定而坐設三互自生留闕願蠲除近禁無拘三互以差厥中書奏不省邕傳

趙戩初平中為尚書典選舉董卓數欲有所私授戩輒堅拒不聽王允傳

公府辟除

漢初掾史辟皆上言之故有秩比命士其所不言則為百石屬其後皆自辟除故通為百石云百官志

梁商為大將軍在位所辟召皆四海英俊表紀

司徒楊賜坐辟黨人免傳

永建三年大尉桓焉以辟召非其人免袁紀按本傳云辟召禁錮者為吏

臣天麟按公府有辟命自西京則然矣然東漢之世公卿尤以辟士相高卓茂習詩禮為通儒而辟丞相府史蔡邕少博學好辭章而辟司徒橋元府周舉博學洽聞為儒者宗而辟司徒李郃府又有五府俱辟如黃瓊者四府並命如陳紀者往往名公鉅卿以能致賢才為高而英才俊士以得所依乘為重是以譽望日隆名節日著而一洗末世苟合輕就之風孟子曰觀近臣以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其斯之謂歟

州郡辟除

從事史十二人皆州自辟除通為百石百官志

臣天麟按東京入仕之徒雖不一然由儒科而進者其選亦甚難故才智之士多由郡吏而入仕以胡廣之賢而不免仕郡為散吏袁安世傳易學而不免為縣功曹應奉讀書五行並下而為郡決曹吏王充之始進也刺史辟為從事徐穉之初筮也太守請補功曹蓋當時仕進之祿如此初不以為屈也雖然豈特東京為然哉考之西都趙廣漢河間之郡吏也尹翁歸河東之獄吏也張敞太守之卒史也王尊涿郡之書佐也是皆一時卓絕雋偉之才而卒不免由郡縣吏以進身以至博士弟

子丙科亦補掌故一藝以上但補卒史則知漢世仕進之路大抵如此嗚呼安得以三代選舉之法而語之乎

郡吏

每郡國各有典郡書佐一人以郡吏補歲滿一更百官志

上計吏

和帝永元十四年初復郡國上計補郎官紀按漢制郡國歲盡遣下計掾

史條上郡內宋事謂之計簿東郡上計吏多留補郎官中間嘗罷之今又復也舊注乃引西漢舉孝廉與計借則其類事不類矣

威帝時郡國計吏多留拜為郎楊秉上言宜絕橫拜自此

終威帝世無復留拜者楊秉傳

王逸元初中舉上計吏為校書郎文苑傳

趙壹光和元年舉郡上計吏時司徒遠逢受計計吏百餘人拜伏庭中壹獨長揖而已文苑傳

聘處士

漢室中微士之醜籍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携持而去者蓋不可勝數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聘賁相望於巖中矣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羣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乎肅宗亦禮鄭均而召高鳳以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梗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願多失其中行焉

逸民傳序

逢萌王莽時解冠掛東都門光武即位乃之琅邪勞心養

志修道詔書召萌託以老耄迷路東西連聘不起以壽終
周黨勅身修志託疾杜門建武中聘為議郎以病去職復
被召不得已乃着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待見尚書及光武
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許焉博士范升奏曰
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
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廷黨伏而不謁偃蹇驕悍同時俱
遊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鈞采華名庶幾三公之
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道不如臣言伏虛妄
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書奏詔曰自古
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
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疋罷之初黨與同郡

譚賢鴈門殷謨俱守節不仕王莽世建武中召並不到周
黨傳

王霸少有清節及莽篡位棄官帶絕交官建武中召到尚
書拜稱名不稱臣以病歸連聘不至傳

嚴光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光武即位以物色訪之後
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
元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除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
春山建武十七年復特聘不至傳

周燮專精禮易不讀非聖人書舉賢良孝廉特聘皆以疾
辭延光二年安帝以元纁羔幣聘燮及南陽馮良二郡各
遣丞掾致禮燮與良俱辭矣而歸傳

法貞博通圖與為關西大儒順帝虚心欲致前後四聘貞
深自隱絕終不降屈傳

周勰舉賢良方正不應文公平聘元纁備禮因辭癢疾傳
黃瓊永建中與會稽賀純廣漢楊厚俱公車聘瓊至綸氏
稱疾不進先是聘召處士多不稱望李固以書遣之曰盛
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召被召初至朝廷設壇席猶
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
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大盛乎自頃禮聘之士胡
元安薛孟嘗朱仲照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俗
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
雪此言耳瓊至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初瓊隨父在臺

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官遭爭議朝堂莫能抗奪瓊傳

黃瓊上疏順帝曰臣前上疏薦光祿大夫樊英太中大夫
薛苞及會稽賀純廣漢楊厚未蒙御省伏見處士邑郡黃
錯漢陽任棠年皆耆耄有作者七人之至且更見引致助
崇大化於是有詔公車召錯等瓊傳

樊英習京氏易兼明五經安帝初召為博士至建光元年
復召公車賜策聘英及同郡孔喬李昂北海郎宗陳留楊
倫東平王輔六人唯郎宗楊倫到洛陽英等四人並不至
永建元年順帝策書備禮元纁召之復固辭疾篤乃詔切
責郡縣英不得已到京師帝不能屈而敬其名本傳

范曄論曰順帝始以童弱反政而號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風采遂乃備元纁玉帛以聘南陽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尚書奉引延問失得急登賢之舉虛降已之禮於是處士鄙生忘其拘儒拂中衽褐以企旌車之招矣方術傳

李固上疏曰陛下初登大位聘南陽樊英江夏黃瓊廣陵楊厚會稽賀純策書嗟歎待以大夫之位是以巖穴幽人智術之士彈冠振衣樂欲為用四海欣然歸服聖德李固傳

徐禕字孺子恭儉義遜屢辟公府不起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皆不就延熹二年陳蕃胡廣上疏曰伏見處士豫章徐禕彭城姜肱汝南袁闓京兆韋著潁川李曇德行純

備著子人聽云云威帝乃以安車元纁備禮聘之並不至徐禕傳

帝又召安陽魏巨其鄉人勸之行巨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疋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巨嘆曰使巨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韓康避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召不至威帝乃備元纁之禮以安車聘之康不得已辭安車自乘柴車因道北道本傳

楊著以經行知名延熹二年公車備禮召至霸陵稱病歸入雲陽山采藥不及有司舉奏加罪帝特原之復詔京兆尸重以禮勉勸署遂不就家拜署東海相詔書逼切不得

已解中之郡楊彪傳

荀爽鄭元申屠蟠俱以儒行為處士累召並謝病不詣及董卓當朝復備禮召之蟠元竟不屈以全其高爽已黃髮矣獨至焉未十荀而取卿相意者疑其垂趣舍余竊商其情以為出處君子之大致也平運則弘道以求志陵夷則儒跡以康時荀公之急急自勵其濡跡乎不然何為遠正吉而履虎尾焉荀爽傳論

范曄論曰漢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流可知矣雖弛張趣舍時有未絕於刻情修容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非所能通物方弘時務也及聘樊英楊厚朝廷若待神明至竟無它異英名最高毀最甚李固未穆等以處士純盜虛名無

益於周故其所以然也然而後進稀之以成名世主禮之以得衆原其無用亦所以為用則其有用或歸於無用矣

方術傳上

臣天麟按世祖鑒高皇嫚罵儒生之失故下車之初側席幽人首訪嚴光聘周黨擢卓茂於密令而加諸三公之位由是巖巖之彥始以庶隅自勵而風俗師師競以節義相高如薛方逢萌王霸譚賢王良王臣之徒或聘而不至或至而不屈皆足以激懦律貪明帝章帝亦旌禮劉平江革劉般毛義薛包之倫以勵忠孝之節下至安順諸君雖未必有尊賢重道之實意而元纁安車之聘亦不絕於郡國然其間往往實不足以副名才不足

以康世史謂方召樊英楊厚待若神明及至竟無他異
無亦聘召大濫而拘儒俗士俱得以蒙丘園之責李固
謂毀謗布流應時折減殆亦有由然則人主寤寢英傑
固不可不搜扶幽隱而亦不可泛及於常流使弓旌玉
帛之所招必皆抱道隱德之士然後足以為世所貴而
終南嵩少不至為仕途捷徑矣

宣陵孝子

靈帝熹平六年市賈民為宣陵孝子者數十人皆除太子
舍人蔡邕上封事曰臣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
繼體之君父子之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
敢踰越今虛為小人本非骨肉既無幸私之恩又無祿仕

之實惻隱思慕情河緣生而群聚山陵假名稱孝行不隱
心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威思皇后祖載之
時東郡有盜人妻者二在孝中本縣追捕乃伏其辜虛偽
雜穢難得勝言又前至得拜後輩被遺或經年陵次以暫
歸見漏或以人自代亦蒙寵榮爭訟怨恨凶凶道路太子
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為不祥莫
與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偽書奏帝乃詔宣陵孝子為
舍人者悉改為丞尉焉

邕傳

選舉雜錄

范曄論曰古者諸侯歲貢士道賢受上賞非賢貶爵士升
之司馬辯論其才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祿之故王者

得其人進仕勸其行經邦私務所由久矣漢初詔舉賢良
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貢士之方也中興以後復增
淳朴有道仁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淳厚之屬榮
路既廣觖望難裁自是竊名偽服浸以流競權門貴仕請
謁繁興自左雄任事限年試才雖頗有不密固亦因識時
宜而黃瓊胡廣張衡崔援之徒泥滯舊方互相詭駁循名
者屈其短筭實者挺其效故雄在尚書天下不敢妄選十
餘年間稱爲得人斯亦效實之證乎順帝始以童弱反政
而號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風采
遂乃備元纁玉帛以聘南陽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尚
書奉引延問失得急登賢之舉虛降己之禮於是處士鄙

坐忘其拘儒拂中衽褐以企旌車之招矣至乃英能承風
俊又或事若李固周舉之淵謨弘深左雄黃瓊之政事正
固桓焉楊厚以儒學進崔援馬融以文章顯吳祐蘇章种
嵩樂巴牧民之良幹龐參虞詡將帥之宏規王龔張皓虛
心以推士張綱杜喬直道以糾違卽顛陰陽詳密張衡機
術特妙東京之士於茲盛焉向使廟堂納其高謀疆場宣
其智力帷幄容其謇辭舉厝廩其成式則武宣之軌豈其
遠而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爲恨哉及孝威之時碩
德繼興陳蕃楊秉處稱賢宰皇甫張段出號名將王暢李
膺彌縫袞闕朱穆劉陶獻替康時郭有道樊鑒人倫陳仲
弓道下邑其餘宏儒遠智高心潔行激揚風流者不可勝

言而斯道莫振文武陵隊在朝者以正議嬰戮謝事者以黨錮致災往車雖折而來軫方導所以傾而未顛決而未潰豈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爲乎

左雄傳論

章帝建初五年五月詔曰朕思遲直士側席異聞其先至者各以發憤吐懣略聞子大夫之志矣皆欲置於左右顧問省納建武詔書又曰堯試臣以職不直以言語筆札今外官多曠並可以補任

紀

是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寢疏督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帝彪上議曰夫國以簡賢爲務賢以孝行爲首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廉是以

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爲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練之吏待心近簿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故也士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閥閱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帝深納之本傳

元和三年上問鄭弘欲止令三輔選尚書御史孝廉茂才餘郡不得選弘對曰虞舜出於姚墟夏禹生於石紐二聖豈復出於三輔乎陛下但當明勅有司使得人耳上善其

言

袁宏傳

和帝永元五年三月戊子詔曰舉良才爲政之本科別行能必由鄉曲而郡國舉吏不加簡擇故先帝明勅在所令

試之以職乃德克選

漢官儀曰建初八年十二月己未詔書辟士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

白二曰經明行修能任博士三曰明曉法律足以決疑能

案章覆問文任御史四曰剛毅多畧遭事不惑明足照姦

男足決斷才任三輔令皆存孝悌清公之行自今以後審

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舉茂才尤異孝廉吏務實校

試以職有非其人又德行尤異不須經職者別著

事正舉者故不以實法狀上而宣布以來出入九年二千石曾不承奉恣心從好

司隸刺史訖無糾察今新蒙赦令且復申勅後有紀者顯

明其罰在位不以選舉為憂督察不以發覺為負非獨州

郡也是以庶官多非其人下民被姦邪之傷由法不行故

也紀鄧太后臨期樊準上疏曰光武孝明多聘名儒布在廊廟

今學者蓋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淳麗忘

謇謇之忠習諛諛之辭文吏則法法律而學詆欺銳雖刀

之鋒斷刑辟之重巨愚以為宜下明詔博永幽隱發揚巖

穴寵進儒推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續

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讀律令太后深納其言屢舉方正

淳樸仁賢之士準傳

安帝永初二年七月詔曰聞令公卿郡國舉賢良方正遠

求博選開不諱之路冀符至謀以鑒不逮而所對皆循尚

浮言無卓爾異聞其百僚及郡國吏人有道術明習災異

陰陽之度璇機之數者各使指變以聞二千石長吏明以

詔書博術幽隱朕將親覽待以不次紀

順帝陽嘉元年十一月詔曰問者以來吏政不勤故灾咎

咎

屢臻盜賊多有退省所由皆以選舉不實官非其人是以天心未得人情多怨書歌股肱詩刺三事令刺史二千石之選歸任三司其簡序先後情數高下歲月之次文武之宜務存厥衷

紀

靈帝時蔡邕上疏曰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疾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康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

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

邕傳

馬

馬

